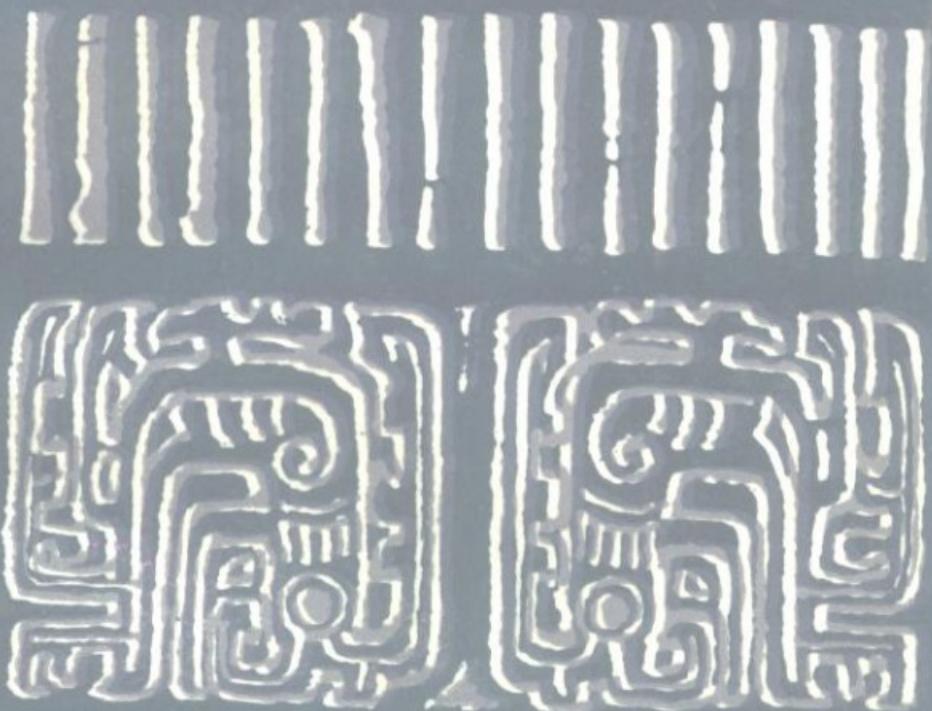


古典戏曲论著译注丛书



〔明〕潘之恒 原著

潘之恒曲話

汪效倚輯注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明) 潘之恒 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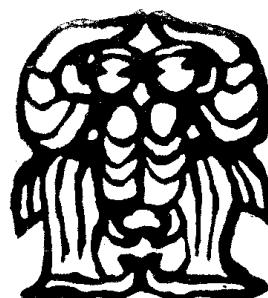
潘之恒曲話

汪效倚辑注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55862



古典戏曲论著译注丛书

中国戏剧出版社

1155862

潘之恒曲话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彩虹印刷厂印刷

字数200,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2 插页2

1988年8月北京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400册

ISBN7-104-00107-7/J·64 定价 3.50元

前　　言

潘之恒，字景升，号鸾啸生、鸾生、亘生、庚生、天都逸史冰华生、冰华生。因为他须髯如戟，所以别人又称他髯翁，有时他也自称髯。明代南直隶徽州府歙县（今属安徽）岩镇人，生于嘉靖三十五年正月初八日（1556年2月18日），天启二年（1622年）客死于南京，享年六十七岁。潘家世代经营盐业，兼营布匹、典当，活动范围以真州（今江苏省仪征县）为中心，遍及江淮吴越，资财雄厚，十分富有。潘之恒的祖父和父亲具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和当时一些著名文人都有往来。潘之恒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从小就受到诗书礼乐的熏陶，耽于吟咏，以后又得到著名文人汪道昆、王世贞的指导，很快蜚声诗坛，引起人们的注意。潘之恒为人豪爽，有侠气。他虽然参加过科举考试，但再试不遇以后，就抛弃了仕进的念头，致力于诗歌创作。他喜欢游历，大江南北，齐鲁燕赵，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游历过程中，他还喜欢“随得随录记之”，并进而撰写地史，曾获得过“地史之董狐”的美誉。他非常爱好戏曲，曾

经主持过“曲宴”一类的戏曲活动，与许多著名的戏剧家和优秀演员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在万历年间的剧坛上，潘之恒是一位很有威望的戏曲理论家，尤其对昆山腔的表演艺术，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大为时人所推许。当时戏曲界的不少著名作家和优秀演员，都把他视为“赏音”，誉为“独鉴”，对他的戏曲评论推崇备至。

汤宾尹在《〈鸾嗃小品〉题词》一文中说：“潘之恒‘著述之富，倍太函而埒大泌’。”太函即汪道昆，大泌是李维桢，二人都甚多产的作家。汤宾尹这话虽然未必准确，但潘之恒著述之富却是事实。这还可以从著名的苏州画家陈元素（字吉白）的一段话中得到证明。陈元素在《潘景升〈鸾嗃小品〉》一文中也这样写道：

或请题疏、乞赠章、脩兕觥、志马鬱、里巷可传之事，金石不朽之文，纷然肆应，纸落如飞，眷手颺笔欲脱，而作兴未已。月积岁累，简等几身。近代著述之富，杨用修、弇州、太函、云杜、云间而外，未有见潘躋其书者也。

潘之恒的著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诗歌创作。这类作品，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刻印过《蒹葭馆集》、《如江集》、《涉江集》、《鸾嗃集》、《漪游草》等

多种。现在还能见到的仅有《涉江集》和《漪游草》两种。第二类是地史辑录，这类作品现存的只有《三吴杂志》和《黄海》两种。《黄海》一书，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关于黄山历史地理的第一部专著，对于后来相继出现的几部《黄山志》有重要的影响。第三类就是那些记载着“侑兕觥、志马鬣、里巷可传之事”的文章，他的戏曲评论，一般就包括在这一类当中，后来收进了《亘史》和《鸾啸小品》两书。除了他的诗歌之外，这是两部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潘之恒思想的著作。

《亘史》全书凡十二部，共九十三卷。关于它的内容，顾起元在《亘史序》一文中作了这样的介绍：

或曰：内纪、内篇，以内之，而忠孝、节义、懿行、名言之要举。或曰：外纪、外篇，以外之，而豪侠、奇伟、技术、艳异、山川、名胜之事彰。或曰：杂记、杂篇，以杂之，而草木、鸟兽、鬼怪、琐屑、诙谐、隐僻之用列。“纪”以类其事，“篇”以类其言。

《亘史》内容之丰富，由此可知。特别值得一体的，是“外纪”中的“艳部”和“杂篇”中的“文部”这两个部分。“外纪”中的“艳部”，包括卷之十六至卷之三十六，共计二十一卷，所收文章一百二十余篇，

其中许多篇是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活动在南京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名姬小传，多数是一人一篇，只有少数是数人合传。这些名姬当中，有许多人就是很优秀的演员。这是继夏庭芝的《青楼集》之后，关于演员（特别是女演员）的最为详细的一种记载，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了大量生动具体的资料，其价值当不在《青楼集》之下。至于收进“杂篇·文部”中的那些文章，或论昆腔的渊源流派，或记看戏的心得体会，有的则是关于戏曲伴奏乐器演变的说明。内容之详尽，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有关万历年间戏曲演出情形的史料中，罕能出诸其右。顾起元在《亘史序》中就指出：“千载而下，知景升有《亘史》也；即《亘史》有景升矣！”

现在我们见到的一部《亘史》足本，是由潘之恒的第四个儿子弼亮，在天启六年（1626）刊行问世的。潘弼亮在最后订定《亘史》时，写了这样一段话：

先子《亘史》一书，辑于晚年。尝谓零星冗碎，亟录亟梓，恐日之不足，以故多未竟之业。嗟！嗟！今已矣！板筐散之四方，即梓者尚难罗致，而何有于残编乱帙耶！兹梓一如顾太史序，节而目之，以俟后之搜补。惟“谭部”、“技部”单行，亦先子意也，不缀入。

（原载《亘史》总目后）

从这段话中可知，尽管潘之恒在世时，《亘史》就已经“亟录亟梓”，但是到了天启六年，它的“板篋散之四方”，已经难于“罗致”，至于那些丢失了的“残编乱帙”，更是只好“以俟后之搜补”了。

过了两年，即崇祯元年（1628），潘之恒的第五个儿子弼时，终于将这些“残编乱帙”尽可能的进行一次搜补，编成了另一部综合性的集子，这就是《鸾啸小品》。这部书共计十二卷，其中一部分内容已见诸《亘史》，只有那些“记”、“赞”、“序”、“铭”，以及潘之恒致友人的一些书信，是首次刊行的。另外还有几篇关于戏曲方面的文章，也是《亘史》没有收录的。可见这部书和《亘史》一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潘之恒的生活和著述情况，他的友人黄居中有这样一段介绍：

以余之捷户经年，焚膏丙夜，不能措一词，而
鬱乃得之宴游、征逐、征歌、选伎之余。其间品
胜、品艳、品艺、品剧，目成心通，匪同术解，殆
天授，非人力也。或以其多蔓草之遇，芍药之赠，恋
景光而媚窈窕，颇见尤于礼法。不知“国风”好色，
靖节闲情，皆意所至，而借以舒其幽憇，发其藻丽，
岂其流缅以忘本，慢易以犯节，如桑间濮上之云乎！

（原载《漪游草·潘鬱翁戊巳新集叙》）

潘之恒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的确如黄居中所说的那样，是在“宴游、征逐、征歌、选伎”中度过的。他一生的活动，许多是“品胜、品艳、品艺、品剧”这些事。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所以他才能写出那么多真实生动、具有独到见解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从隆庆庚午（1570年），至万历己未（1619），昆山腔在整整半个世纪当中繁荣、发展的情形。特别是他对戏曲表演艺术所发表的那些意见，对于推动戏曲表演艺术（主要是昆山腔）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作用。这些见解，就是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定意义。

潘之恒的戏曲评论，其意在于帮助演员总结经验，提高表演艺术水平。他“抱恙一冬，五观《牡丹亭》”写成的《情痴》这篇文章，书赠扮演杜丽娘和柳梦梅的两位演员，鼓励他们努力提高表演艺术，“稍为情痴者吐气”，就是很生动的例子。在《谭庄》一文中，他曾说：“音之饰也，曲之板也，评说之醒目也，非加于音、曲、评说之外也。提撕警策，使人之自喻也。”也说明了他的那些评论文章，乃是为了帮助人们加深对戏曲的理解，以提高戏曲“悟世主而警凡夫”的作用。

在潘之恒生活的万历年间，对戏曲、小说的评点极为流行。李贽通过评点戏曲、小说，提出他自己的艺术主张和见解，潘之恒则以“品胜、品艳、品艺、品剧”，

“提撕警策，使人之自喻”，二者途径虽异，主题相同。潘之恒是一个诗人，他是以诗人的眼光去着戏和评戏的。因此，潘之恒的戏曲评论，又具有一种“诗话”的色彩。他以评诗的眼光来评戏，尤其是评论戏曲的表演艺术，为戏曲评论开辟了一块新的园地。潘之恒的戏曲评论，当他还健在的时候，就已经着手编辑专门的集子。上述所引潘痴亮在《亘史》总目后写的那段话中，就说过“惟‘谭部’、‘技部’单行，亦先承邀他，不编入。”潘之恒自己也多次提到“余前有《曲宴》，迄未评”这类话。方士翊在《《鸾噪小品》题词》，文中，更明确地说，“潘之恒有《曲宴》一卷，亦皆晚年极笔”。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中肯定有许多是专门谈论戏曲艺术的文章。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无论是“谭部”、“技部”，还是那一卷《曲宴》，我们至今却还没有见到。有些书，如《说郛续》、《秦淮广记》等，虽然也收录了一些潘之恒的作品，但是不少地方被删削得支离破碎，失去了原来的丰采，有的甚至断章取义，篡改得面目全非。

为了便于读者直接阅读潘之恒的戏曲评论，现将《亘史》和《鸾噪小品》中的这类文章，以及《漪游草》中的几首小诗，单独抽出，以《潘之恒曲话》的书名出版。在这次编辑过程中，我根据各篇的内容，大致划分了一下，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主要是关于戏曲音乐、唱腔、表演等方面的内容。中编主要是一些著

名演员的像记，其中既有优秀的昆腔男女演员，也有杰出的北曲演唱家，还有演唱海盐腔和弋阳腔的优秀演员。潘之恒一生用了大量的笔墨，为许多女演员写了“文辞艳丽”的小传，并获得了“姬之董狐”的称号。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小传中，有相当一部分和戏曲评论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其中甚至还有一些不很严肃的文字。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将这一百二十多篇小传全部收入本书的原因。下编所收的是诗歌部分，既有看戏的心得，也有给演员的赠诗，还有一些是和臧懋循等人的来往唱酬之作。为了使读者对潘之恒的著作能获得更进一步的了解，本书还附录了《亘史》和《鸾嗃小品》两书的全部目录，以及顾起元等人所写的一些序言和题词。

潘之恒是一个生活在将近四百年前的文人。他的思想、文风不可能不受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影响。他的一些文章，写得不仅深奥难解，有的简直是佶屈聱牙，故作艰深。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我作了一些必要的注释，并将原书中的异体字、繁体字，一律改成目前通用的简化字。另外，还将潘之恒的一生大致列了一个年表，以供参考。由于水平所限，其中肯定存在着很多缺点和错误。我殷切地期待着读者批评指正。

汪致倚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五日

目 录

前 言 (1)

上 编

谭 庄	为乐之初序	(3)
蓬 台	仙会叙	(6)
叙 曲		(8)
曲 余		(13)
曲 派		(17)
吴 歌	华亭宋新记	(19)
原 近		(23)
正 字		(26)
独 音		(28)
技 尚		(30)
初 艳		(32)
消 夏		(36)
又 思	为张玄珠紫筠赋，即张之妙与夙也	(39)
仙 度	杨姬行六，子字，更名曰超超	(42)
与 杨 超 超	评 剧 五 则	(44)

神 合	(47)
乐 技	(51)
致 节	(54)
吳 剧	(56)
余 响	(59)
凤 媚	(60)
虹 台	(64)
瑾 情	(70)
情 痴	观演《牡丹亭还魂记》书赠王孺 (72)
县 解	为杨仲修提琴作 (75)
初 音	(77)
弦 靴	即今之三弦，为张聘夫作 (79)
听聘夫弹三弦	为江仲履铭主翔所制乐器 (82)
苏舌师	(83)
马手乐	(85)
等 侠	(87)
佚 舞	王居士寓姚湾，余题曰：佚园。所供神位有 黄幡绰，古舞师也，故特以舞称 (89)
黛玉轩记	(92)
附：序黛玉轩新刻《北雅》	冯梦祯(101)

中 编

张文儒	(105)
-----	-------

杨穆姬传	(107)
徐翩传	(110)
寇生传	(113)
朱无瑕传	(116)
王卿持传	(118)
顾筠卿	(120)
筠 喻	(123)
傅灵修传	(126)
朱子青	(130)
传 音	(131)
李细之	(133)
醉张三	(136)
王月传	(138)
郝蕊珠	(140)
胡白苧传	(142)
李瑶英	(144)
金凤翔	(145)
舞媚娘传	(147)
谷珊瑚传	(150)
王委然传	(152)
贾扣传	(154)
杜韦传	(158)
范月卿传	(164)

纪百六诗	(170)
王翠翹	(175)
罗龙文传 子罗王常附	(180)
许太初传	(186)
张玉传	(191)
陶踏涛传	(193)

下 编

艳曲十三首 并序	(199)
观演杜丽娘赠阿蘅江孺	(205)
观演柳梦梅赠阿荃昌孺	(206)
再赠江孺、南孺 时病起作剧，尚有粹容	(208)
病中观剧有怀吴越石	(209)
赠吴亦史	(210)
广陵散二则 有序附诗于后	(211)
观 剧 赠王文冰	(218)
晴 赠莲生	(220)
因城湖别周莲生二十韵 并序	(221)
寄周莲生	(223)
蒋九叙邀龚应民、陶志白、李纫之， 载酒凫藻舟中，即事分韵得方字	(224)
附诗一首：	
同前题得分字	李灌芬 (224)

乐府五阙	看演《西楼记》贻袁令昭	(226)
邹长公以老，传移居锡山，将省歌舞之半，分栖外舍。余陈诗乞还旧观，即召入以剧娱乐，观赏如初		(228)
席上赠郝生		(229)
赠何禽华	以下三诗为邹氏歌儿作	(230)
赠潘鑑然		(231)
赠何文倩		(232)
屏技		(234)
观汪叔吉阁中剧	兼代闺情	(235)
白下逢梁伯龙感旧		(236)
陈奇玉校书以九日遇于绣苏阁，结朝阻雨不至，书此以怀之		(237)
歌姬姜云中别七年而复得见，殊深张屏开阁之思，从流涉鹹，竟日未及闻，三过其居，托辞见意		(238)
访臧晋叔		(239)
顾渚山中再访臧晋叔		(240)
别晋叔		(241)
谷雨后一日尝芥茶，再柬晋叔		(242)
竹醉日同司成公南陔种竹，兼赠莲生。		
竹醉夜之半，坠虚未伤，戏呈相唁诸君，泛舟响山，怀梅禹金		(243)